

长篇纪实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

国心·民心

• 历史的选择
• 九头鸟夜歌
• 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

重庆出版社

自序

黄永

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历史将来评价我们。我把过去的作品编成文集,为的就是将来的目的。

1999. 7. 9

目 录

历史的选择.....	(1)
九头鸟夜歌.....	(125)
旭日惊雷.....	(209)
战争的天平.....	(273)
比基尼.....	(319)
台北看雨.....	(347)
战场托孤孤何在.....	(377)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	(407)
斑竹林纪事.....	(421)
浪潮,长江的浪潮	(443)
鸟枪换炮.....	(475)
序跋十则.....	(491)
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	(517)

历史的选择

——重庆直辖市议案
是怎样通过的

1997 年 2 月 25 日

1

公元 1997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提交了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随着新闻媒体的道道电波,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表象,仅仅是区划调整,仅仅是建国后几次区划调整后的又一次区划调整。

1950 年,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原国民党政权的 18 个区公所和北碚管理局,将其改设为 8 个区人民政府;

1952 年 9 月 27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綦江、长寿、江北三个县划归重庆市。同年 12 月,又将这三个县连同巴县(1951 年划归重庆市)交四川省管理;

1953 年 3 月 12 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重庆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 年 7 月 1 日,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领导的省辖市;

1955 年 1 月 20 日,重庆从南川、綦江及贵州桐梓县各划一部分土地(26 个乡和一个镇),建立南桐矿区;

1959年4月13日,四川省将巴县、綦江、长寿三个县划归重庆市管辖(三个县系1958年划入,1959年正式批准);

1965年4月2日,重庆从九龙坡区划出三个街道办事处,建立大渡口区;

1974年2月,四川省从大足县划出两个公社,建立重庆市属的双桥区;

1976年1月,四川省决定将江北县划归重庆市管辖(国务院1977年9月24日批准);

1983年3月3日,国务院批准四川省永川地区行政公署撤销。其所辖永川、大足、铜梁、合川、璧山、江津、荣昌、潼南八个县,同年4月1日全部并入重庆市;

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永川县撤县设市(县级),同年8月4日,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江津、合川两县分别撤县建市(县级)。这三个市由四川省委委托重庆市代管;

1994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重庆市进行了解放以来最大一次行政区划调整。这次调整,以保持重庆市21个区划建制为前提,扩大了市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北碚区的行政区域。市中区更名为渝中区;撤销巴县、江北县,设立巴南区、渝北区。区划调整后,重庆市的市区面积扩大到6075.89平方公里,在全国大城市中居首位。市区总人口为536.27万人(当年统计数),位列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

199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将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委托重庆市代管。

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为着这次更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区

划调整么？须知，这样的区划调整的结果，重庆将拥有 82,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3002 万人口，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即令就其表象而言，也堪称全球意义上的惊人之举。剩下的事情，便是将国务院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即 1997 年 3 月 1 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从而完成这件事情的最后的法律手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我有幸被选举为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总觉得应该结合自己专业作家的职业和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的不断发记录点什么。五年前，即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为此我写了一本题为《三峡工程议案是怎样通过的》的小册子。当时很深的体会是，审议这个议案的过程，便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的过程。“文以载道”，在告诉别人一点什么之前，自己必须尽可能多懂得一些东西。

那么，在这次区划调整的后面，究竟什么才是国务院提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本质上的原因呢？原因肯定是方方面面的，诸如重庆兼得长江经济带和大西南开发之利，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境内资源十分丰富等等，但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外，还会不会有社会发展方面的需要呢？另外，区划调整的结果，势必会引起各种情况的变化，而当这种变化又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会不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也有可能出现各种情绪的交织呢……

总之，今天上午，我是提着沉甸甸的提箱（里面装满了衣物也装满了疑虑），赶去市人大办公厅报到的。

三楼会议室里悬挂着邓小平同志的巨幅遗象。电视机还放在会议桌上。刚才，市人大办公厅的全体干部在这里收看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时刻，大家都很少说话，熟人见面，也就握握手而已。

但是有一句话，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差不多都说了，那就是原以为因为邓小平同志逝世的缘故，八届五次全国人大有可能延期召开的，没有想到竟如期召开——由这个如期召开想到的，则是香港的如期回归，党的十五大的如期召开，以及很多很多的“如期”……

唯一稍觉异样的情况，就是在市人大办公厅大门登车出发之际与市人大几位副主任、几位正副秘书长握手的时候，发现他们和每一位代表都握得很紧很紧、很久很久……

1997 年 2 月 26 日

2

今日下午，由成都飞抵北京。

依然是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派出的专机；

依然是往年那样的程序：像我们这样的非成都地区的代表需要于日前到省会集中，然后在出发之际，在代表们下榻的地点，由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大班子共同举行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

上午在川华宾馆的欢送仪式上，省人大主任杨析综却告诉大家说，从明年开始这样的程序将要被打破了。就是说，来自重庆、万县、涪陵、黔江的全国人大代表不需要再到成都集中，直接从重庆飞往北京开会就是了。

在座的全川两百多位人大代表都听得懂杨析综主任的话。他指的，自然是一个星期以前，即 2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提交议案，提请八届五次人大会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事情。

当然，杨析综主任的话的成立，还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在大后天开幕的八届五次人大会上,这件事情能够办成才是。

重庆的人大代表们最有理由明白,为了办成这件事情,有多少人深谋远虑、关怀备至,有多少人呕心沥血、精心运作,有多少人疲于奔波、劳苦功高,又有多少人手搭凉棚、翘首以待呵!

其间,最难忘的还是我们的小平同志。

且不说 1949 年底,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的时候,时任第一书记的小平同志是如何在整个西南地区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与改建工作的;也不说 1952 年秋,中央将具有丰富的党政工作实践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他是如何深情地回眸这方热土,数度亲临视察,有效地把重庆的基础工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

单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倘若没有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倘若没有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1983 年重庆就不可能成为全国首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并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基础,国务院是万不可能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的。

然而,小平同志却于一周前离开了我们!

当我们昨天上午赶到重庆市人大报到的时候,市人大的同志还正在收看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小平同志追悼会的实况;当我们 30 多位代表乘大巴来到成都的时候,人民南路广场的草坪中,还密密地布满着白色的纸花;当我们抵达北京,长长的车队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时候,灰蒙蒙的天空下面是一张张灰蒙蒙的脸,整个首

都，不，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那无限的哀伤之中……

本以为此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会因为小平同志的离开而有所延期的。结果没有。作为小平同志逝世之后，中国首次举行的最重要的政治例会，省人大主任杨析综在他的讲话中要求全川代表化悲痛为力量，以开好这次大会的实际行动寄托我们的哀思，报答小平同志的恩泽，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

在杨析综主任随后的讲话中，他提到了这次大会将要审议的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这是好事。不管对于重庆还是对于四川，都是一件好事情！”他舞动着手臂，做了一个号召的手势，“既然是好事，我们大家就要给予支持，以便让这个议案能在会上顺利通过！”

多数代表为杨析综主任的讲话鼓了掌，而巴掌拍得最响的，显然要数重庆几十个代表密密麻麻坐在一起的那个角落。

我的心思，不知怎的，竟一下子从成都飞回了重庆，飞回到往日的悠悠岁月中去了。

为着重庆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来到这里，在视察和考察了这里的企业、学校和城市规划后，笔力遒劲地为重庆人民写下了“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题词。

这不是普通与简单的题词，这是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制定的战略部署。在这个部署之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来到重庆，乔石来到重庆，李瑞环来到重庆，朱镕基来到重庆，胡锦涛来到重庆。在极短的时间内来到重庆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国务委员李贵鲜、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和他率领的国务院 19 个部委的负责人……

一时间，外地人困惑了，本地人困惑了，就连消息灵通的新闻

媒体也困惑了：重庆究竟要干什么？在这个公元前 11 世纪古代巴国的国都，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事情随着中国官方最权威的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文在中国全世界面前揭晓了。这个电文除了正式宣布“国务院向今天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提交议案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之外，还有一段不能没有的文字：

“受国务院委托，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今天就这一议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说明。他说，目前，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条件已经具备；第一，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与海外经济往来的重庆内河口岸，经济基础好。第二，重庆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第三，重庆市是计划单列市，各项经济、财务指标容易与四川省划开，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1996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已将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委托重庆市代管；为了解决其管理农村人口多、面积大、移民任务重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已增设了移民、扶贫、农业和农村工作机构，从实践看，运行情况良好……”

这确是一段不能没有的文字。但全国近 3000 名人大代表都会依据这三条理由投票赞成设立重庆直辖市吗？当我亲耳听到有代表对此付之一笑的时候，不禁沉浸在新的困惑与新的期待、新的希望之中。

3

四川代表团下榻在北京东南角的金叶大厦。与去年住的京西宾馆相比，这座三星级的大厦客房要少得多，也要小得多。去年除

四川代表团外，京西宾馆还下榻着其他七个代表团，包括人数最多的解放军代表团，可是眼目之下，金叶大厦只能容纳一个四川代表团。

天底下的事情，往往又是相反相成的。就在大会秘书处通知，从今年起北京人民大会堂划作公共场所无烟区，任何参加大会的代表不得在大会堂的任何地方吸烟的同时，代表们却每天可以收到宾馆馈赠的香烟。开会期间，代表住房里每天一盘水果几乎成了惯例，此番外加一盒香烟，倒令人们不解其意了。打听的结果，原来这金叶大厦是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兴建与经营的，让代表中的瘾君子尝遍中国烟草之名品，却也出自主人家的热忱与好意。

困难的是我们重庆的代表们。

昨天在市人大报到的时候，每个代表都领到了一份题为《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材料，而且是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编写与印发的。

印发的范围很窄小，就是我们重庆的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而已；

印发的目的很明确，在大会审议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的过程中，当其他地区的代表因为不了解重庆而提出了问题和意见的时候，我们重庆的代表能够向对方提供一个比较统一、比较准确的答复。

这份材料写进了不少阿拉伯数字：

“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公元 581 年杨坚称帝，改为渝州。公元 1189 年，宋光宗先封藩王后即帝位双重喜庆，重庆由此得名，至今已逾 800 年。1890 年，重庆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定

为陪都。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先后定为中央直辖市和四川省辖市。1983年，中央确定重庆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列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中央批准重庆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共43个区市县，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0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77万人，有汉族、苗族、土家族等50个民族。1996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117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2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9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14.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2亿美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54.8亿元……”

老实说，这是一组多么繁杂从而多么难以记忆的数字。可是我们的代表，至少一位叫做赵春梅的代表，几乎从市人大领到这份材料的时候开始，她就像读书年代背诵课文那样刻苦努力地去做了。她对我说：“我是织布车间的工人，站得、累得，只要我们的重庆直辖市能够在会上通过，再累也值得！”

然而金叶大厦里面没有其他省市的代表团，如果重庆的材料的制作主要是对于其他省市代表团而言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我们重庆的代表还真有点儿英雄无用武之地哩。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何碌为。

殊不料这位原人民银行重庆分行行长、现重庆城市合作银行行长连连摇头道：“重庆设立为中央直辖市，可以说与其他省市毫无关系。你想想看，当一件事情有可能被人反对的时候，这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某种利害关系。虽然这种利害关系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但是地方与地方的利害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有不少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呀！”

何碌为的出发点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如果站在一个综合的人文学科的立场去思考,我对他的观点只能半信半疑。

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不是经济,不是政治,而是单纯的文化或者文学,但是我有全部的理由相信,这件事情为重庆直辖市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意境。

那是在五天前召开的 1997 年重庆作家协会年会上,面对着包括万县、涪陵、黔江在内的重庆市近 800 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杨牧情深意切地说:“我们省作协的前身,实际上是早年设在重庆的西南文协,西南文协也就是省作协的母体。从这种历史渊源上讲,我个人感觉,这次重庆直辖市的拟建,不是你们从我们中脱离出去了,而是我们脱离了你们,仿佛有点‘游子离开了老家’的感觉……作为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曾经以它巴文化的骁勇、强悍、雄劲之风,给蜀文化以渗透与影响,共同营造了四川文学的壮美绚丽……”

“在今天的年会上,还有个节目,即会员档案交接式。这就意味着四川省作协和重庆市作协从此就是两口锅了。但是我想,会员档案可以分开,几十年的朋友情谊是分不开的;行政区划可以分开,巴山蜀水是分不开的;管理关系可以分开,而文学本身是没有区界、省界、疆界乃至国界的。我们头上,仍是同一片大西南的辽阔天空;我们脚下,仍是同一块巴蜀大地;关起夔门和剑门,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杨牧先生是诗人,是作家,可是他更像是政治家,因为他借助了一件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事情,竟把两支或者几支团结得不够紧密的作家队伍,从此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的人民代表呢?不管是重庆的,四川的,其他省市

的,按照我国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如果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职责的话,我多么愿意从明天开始,借助金叶大厦的时间和空间,就国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进行一次属于文学活动范畴内的民意测验……